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

双娃面 娃双面

**双面娃娃**

岑凯伦 著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邮政编码361009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7228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印张 199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

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0

ISBN 7—80533—331—9

I·77 定价：3.40元

“唱生日歌啦！吃生日蛋糕啦！”男孩子欢呼大叫，“唱歌！”

“我们的皇后未来，歌不唱，蛋糕不吃！”女主人——程心韵一脸的不妥协。

“皇后？东宫娘娘？”大家在笑。

“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同学，我们叫她皇后，”程心韵好不得意，“她从来不赴约的，这是我的面子够！”

“现在还流行皇后、校花这一套？太老土了吧，啊？”

“老土！”程心怡打了一下那大男孩的头：“你不也是我们的王子？”

“王子，让我欣赏欣赏！”程心韵走到那男孩面前：“哎唷！真的好英俊，我们为王子鼓掌。”

温朗尼的脸，红得像个熟番茄。

“你还是省点气力，别拍破手掌，朗尼眼中一向无美女，”程心怡说，“你在他眼中是……”

“梦游仙境的爱丽丝？”心韵急问。

“爱丽丝？那么可爱的小女孩？”程心怡指着妹妹哈哈大笑：“猪八戒！”

心韵一边踢她哥哥的膝盖，一边追问朗尼：“我像猪八戒吗？我像吗？”

朗尼的脸还在透红，他是较为害羞的。他那广阔丰满的

眉头皱了皱，厚润而线条分明的双唇吐出了几个字：“你是我同学的妹妹，像你自己。”

“说得好，我就是我。”心韵击掌。这时候，门铃响了，心韵边叫着边抢去开门：“我们的皇后来啦！”

一个女孩子进来，笑声、闹声停住了。她穿着条黑白图案的短裙子，同质的小企领短褛，里面穿一件银线毛衣；黑皮鞋白短袜，手里拿了个小钱袋——典型的小女孩——梦游仙境的爱丽丝。

她那粉白而充满水分的小脸蛋，正是青春的代表；长而弯的眉毛，黑眼睛又亮又深不可测，挺直的鼻子虽然不太高但很有气派，配上樱桃小嘴就显得娇媚诱人。头发全梳向左边，用一个银色的蝴蝶发圈束着，她脸上没修饰过，当然也没有脂粉。

心韵拖着她的手，仰了仰脸：“这位是我们学校的皇后——苏珊妮。对了，我要介绍我哥哥学校的王子给你认识，——温朗尼同学。”

苏珊妮笑的时候，眼睛也会笑。温朗尼呆了一会才伸出手跟她问好。

程心怡一直望着苏珊妮，心韵恍然而悟：“这是我哥哥——程心怡，他最会形容别人。珊妮，你问他，你像什么？”

这次轮到程心怡面红了，苏珊妮列着一排雪白的小牙齿直望着他，在等待他回答。心怡尴尬得直想钻洞。

“说呀！她像不像猪八戒？”

“她像皇后，好妹子，你饶了我吧！”程心怡求着，“我饿昏了，蛋糕呢！”

“哈，珊妮，你迟到了，罚你领唱生日歌。”心韵没打算放过他哥哥，只是也不想放过珊妮，“我们等你等得脖子

都长了！”

珊妮大方地领唱，歌声像天使清脆的喉音，她又帮助心韵分蛋糕，她一面工作一面感到程心怡和温朗尼都用眼神追踪她。她心里想，妈妈说得对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她第一次参加同学的生日会，但却足以证明自己的魅力，心怡和朗尼都是很出众的男孩子，何况朗尼还是“王子”。

生日会结束，程心怡抢着用他的那辆小汽车送她回家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程心韵和几个同学住在学校不远处，因此，她们每天都是漫步回家。苏珊妮住得比较远，她要乘坐巴士回家。她习惯在巴士站等候，十五分钟，三十分钟，她常常一面排队一面看书。

自从程心怡那天送她回家，以后天天是开辆小汽车来接她下课，苏珊妮婉拒了。结果每次都是心韵嘻嘻哈哈地带着同行的同学上了车，把心怡气坏了。

“你的同学真奇怪，宁愿呆瓜似的等巴士，也不肯坐我的汽车。”

“你的汽车不够气派呀！”

心怡信以为真，向温朗尼借汽车。朗尼的汽车买回来不到半个月，一部日本出产的跑车，虽然不是劳斯莱斯、法拉利、平治、保时捷、宝马，但比心怡的那辆小汽车好多了，还是新车呢！

心怡开了朗尼的汽车去接珊妮，珊妮还是很有礼貌的拒绝。

“她是不是有了男朋友？”心怡很气，找着妹妹追问珊妮的事情。

“没听她说过，多半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你们以前没来往？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你应该留着做嫂嫂。”

“我们只同学半年，她由另一间中学考进来念预科，她会考成绩好。”

“她既然没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条件不错，身家清白，又是大学生！”心怡央求：“好妹子，帮个忙，我真的好喜欢苏珊妮！”

“她是人见人爱的美人儿，哥哥，谁不喜欢她？我帮得了？”

“很多人想追求她吗？但别忘了我是你哥哥，唯一的哥哥。”

“好！”心韵拍一下手掌，“我明天马上给你做媒……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苏珊妮喝着热鲜奶，她到处张望：“你的笔友为什么还不来？”

“你有事吗？你有约吗？”

“我没事，今天妈出去了，我可以自由些，”苏珊妮放下杯子，“我也没有约，来来去去只有你一个朋友！”

“妈妈是不是管你管得很紧？”

“她从来不管我！”

“可是你一放学马上回家，有时候约你看场电影，你也说没有时间。”

“忙嘛，回家几个老师在等着！”

“你功课那么好还请补习老师？”

“和课本无关，那是……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那傻瓜不是我哥哥吗？”心韵拍着苏珊

妮的手，“他来这干什么，难道也约了笔友？叫他过来，审问一下，嗨！哥哥！”

“唏，妹妹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心怡开心兴奋地扑过来，样子、动作夸张得像演舞台剧，“原来和苏珊妮同学吃茶，你好吗？苏……”

“叫她珊妮吧！拉一串长长的称呼，烦死了。喂，你一个人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约好了朗尼，因为泊车误了时，谁知道他比我更迟。这小子，不知道该不该等他。”

“先坐下来喝杯茶吧！”

“心韵，你的笔友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人多些，省得他尴尬，”心韵突然难为情地笑了笑，“他快来了，我好紧张，再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“万一他来了我又不认识。”

“他高高瘦瘦，挺有型的！”

“是不是襟前插朵玫瑰花？”

“是的！”心韵马上又更正：“这年代还那么老土，插什么玫瑰花。”

心韵离开后，珊妮对心怡说：“可否请代留意一下，高高瘦瘦挺有型，襟前没有玫瑰花的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心怡想都不想。

“那我去打个电话，很快回来。”珊妮拿了小手袋由餐厅的另一扇门走出去。那么巧，在街上和心韵四目交投，两个人楞了楞，然后跑上前相拥着大笑。

“我看见你和哥哥有说有笑才走出来的！”心韵有点不甘心。

“有说有笑？我是找借口溜出来的，像你一样。如果你

不太开心，你不会在这儿碰见我。多尴尬，啊！”

“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哥哥吗？”

“他很不错，但我不喜欢你用笔友的诡计骗我。”

“我知道是我不好！”心韵挽着她的手臂，“但是他天天求我，他好痴心的。唉，都是兄妹情深所害，可怜哥哥不知道会等多久？”

“你回餐厅，我先走！”

“一起回去，哥哥开车送你回家，挤巴士浪费时间。”

“你的笔友呢？”

“我和哥哥都知道没有这个人，其实你知道我最怕写信，哪来的笔友。”

心韵和珊妮一起回到餐厅，心怡很诧异。心韵说：“珊妮家里有事，先送她回家，今晚妹妹请你看戏。”

心怡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很轻的叹一口气结了账。珊妮不忍：“改天我们再去吃菜，我请客！”

“真的？”心怡很容易满足的，他马上露出笑容：“哪一天？”

“我会通知心韵的！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珊妮的确很忙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几个老师等着，学仪态的，学歌唱的，学化妆的，学抽烟、喝酒的，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事……每次学不好，珊妮妈妈都很紧张，但是，她从来没有骂过女儿。

珊妮的妈性情很冷，平时很沉着很少说话，总是满怀心事。

珊妮会考后，她妈妈提议她不要再上学，但是珊妮喜欢

念书，会考又考得实在好，况且，她们的环境不算差，珊妮妈妈学过裁剪，开了间小小时装店，生意不错，一年前珊妮妈妈请人打理，自己整天留在家，看女儿学艺。

珊妮妈让珊妮念预科，但有个条件，她不能带同学回家。所以，没有人见过珊妮的妈妈。

这天，苏妈妈叫珊妮去见一个人，是个男人。见面时，他交给珊妮一只封了口的鸡皮纸袋，嘱咐珊妮小心别掉了。

路经一间很著名的书店，珊妮很喜欢看书，于是不由自主地进了书店。她把鸡皮纸袋放在书架上去翻书，最初老盯着鸡皮纸袋看着，怕失去它，拿着又不方便，后来看得入神，什么都忘记了，结果她看中一本书，马上跑去付账，小钱袋在深蓝的灯芯绒马裤袋里。

她拿了书就往外跑。跑出了大门口，越走越不对劲，两手不该那么轻松——鸡皮纸袋，不得了！遗失了怎样向母亲交待？母亲还是第一次叫她做事。

她连忙回身跑向书店。门口，一个高个子男孩拿着她的纸袋：“你遗留在书架上，我刚要给你送出来。”

“谢谢！”珊妮松了一口气，“你也在书店？我刚才没有看见你。”

“你连自己的东西都遗忘了，又怎会注意我？”他笑了：“最近好吗？”

“最近？”珊妮很奇怪，“我们见过吗？”

“你对我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？”他仰仰头，仿佛在喊老天，“心韵生日那一天晚上，我们见过的，他们叫你皇后。”

“噢！我记起来了！”珊妮恍然大悟，“怪不得好像有曾经相识的感觉，你就是心怡大学里的那个‘王子’。”

“你就记得程心怡！”

“不用记的，心韵每天都提她哥哥，”珊妮笑笑，“兄妹情深。”

“你和心怡的感情怎样？”

“好朋友的哥哥！”

“上一次心怡送你回家，我的车就泊在附近。现在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”

珊妮看了看腕表，哇！在书店逗留的时间太长，母亲一定等得很心急。

“妈妈对我说，不要坐陌生人的汽车。”

“我们不是陌生人，我们一起唱歌、吃蛋糕、玩游戏。”温朗尼穿一条白灯芯绒长裤，白呢绒衬衣，背上搭一件红色羊毛衣，袖子打了结，很潇洒很帅。

看见温朗尼的跑车，珊妮似曾相识，一想，心怡曾开这部车去接她下课。

上车前的一刹那，苏珊妮说：“既然不是陌生人，坐一次无妨的，你说对吧？”

“如果是好人，多坐几次也无妨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“以后多见面，多观察。”温朗尼微笑着，他仪表高雅又大方。

“心韵说你害羞如女孩子，但不像。”珊妮回头看他，刚巧他也在看她，四目交投，苏珊妮连忙垂下头。

“我只是怕有理说不清，其实一个大男子怎么会怕羞，我又不是没见过女孩。”

“你一定有许多女朋友。”

“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和外国的女孩子玩在一起，但真正的女朋友一个也没有。”朗尼开车很稳定，不像心怡乱窜。

“你没有女朋友，谁信？”

“你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你没有男朋友，谁信？”

两人相视大笑。

“心怡说得不错，过去我眼中无美女。女朋友，必须外表美观，内在是其次，缺一不可。”

“那你恐怕要花很多时间去找。”

“内在美是要经过相处的，但有外在美的女孩子我已经找到了！”

“恭喜你。心韵吗？”

“不！我虽然不怕羞，但也不是个轻浮的人，这个问题怎样表达？”

“我们在聊天，无所不谈，”珊妮说，“好听、不好听的话都可以说出来。”

“我找到的人是你！”

“我吗？”珊妮感到意外，跟着又笑了，“噢！我该怎样说？”

“你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。”温朗尼反问：“你选男朋友的条件呢？”

“没想过，没想过交男朋友。过了会考那一关才半年，而且母亲不喜欢我交朋友，男朋友应该更不受欢迎……”

珊妮回家马上把东西交给母亲，苏妈妈拿了鸡皮纸袋，回房间去关上门，母亲像有点秘密。

× × ×

珊妮背个布袋书包到了楼下，大厦旁停了辆跑车，她昨

天坐过的。

“早安！”温朗尼走过来，一条蓝牛仔裤，白衬衣，外面一件V领蓝白图案花羊毛衣。

“早！”珊妮奇怪，这么早他怎么会在这儿？

“我送你上学。因为我发觉你学校和家距离真的很远，8时45分上课，7时就出门，花在路上的时间快两小时，实在很不上算。”

“足足两小时，我平时6时45分就出门，一超过7时根本搭不到巴士，所以，我要赶到巴士站，改天再见。”

“现在已经7时零6分，你搭不到巴士，上课会迟到，就让我送你上学吧。”朗尼见她犹豫，“我5时起床，6时半就来了，看在我一番诚意。”

“好吧！麻烦你了！”珊妮上了他的跑车，可怜“王子”5时起床。

“吃过早餐没有？”

“起床已迟了，还花时间吃早餐？”

朗尼给她一只保温袋：“里面有两份鸡肉三文治，你座位前面的拉柜里有罐装果汁。”

“你一定也没有吃早餐？”

“赶着出门，巴不得6点钟就来了，出门时佣人把纸袋塞给我。”朗尼说，“快吃早点！”

“你不吃，我又怎能吃得下？”

“我可以等回学校时吃。早知道叫家里分开两只袋子。坐汽车很快到学校，你在学校还有许多空余时间，明天你多睡会儿，7时45分我开车送你上学。”

“我不会坐男孩子的汽车上学，今天是意外，明天我仍然乘巴士。”

“我只不过接你上学，你每天差不多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在巴士站等车，在巴士里差不多又要一个钟头，你对时间为什么这样慷慨，一点都不在乎！”朗尼一本正经，脸上没有笑容，“我只不过接你上学、下课，又没约你看戏、吃茶。”

“你对我的事似乎知道得很清楚。”

“只要关心一个人，自然就会知道她的事情。我几次开车到你学校，看见你在巴士站看书，很想接你下课，但是始终没有勇气，这方面还有点害羞。”

朗尼的话打动了珊妮的心：只要你关心一个人，自然知道他的事。这是真话，她吃着三文治，不知道如何拒绝朗尼，人的心是用肉做的。

“请不要把车驶到学校，就在……”

“请不要把车驶到学校，在那条巷子停车，怕同学见到说闲话，对吗？”

“你是X光，还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？”珊妮笑了起来。

“但愿做你肚子里的蛔虫。”朗尼替她开了车门，把一罐果汁交给她，“下午3时30分我在这儿等你！”

“不！我不会来，我习惯搭巴士。”

“我会一直等到你！”朗尼很固执。

珊妮把果汁放进布袋，心里很迷乱。

她一整天上课都很迷乱，朗尼在她的脑海里像走马灯。每一个小女孩都有自己的幻想，每一个人都有她的梦中情人，他就是吗？为什么影子老跟着她？吃午饭时，人还傻呆呆的。

心韵说：“星期一测验生物，你借笔记本给我好不好？我发觉我的笔记不完整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不肯借吗？珊妮！”

“肯，肯，”珊妮忙答，“但借什么呢？”

“借生物笔记。珊妮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大概昨晚睡得太多.....”

她下课后仍然到巴士站等车，仍然拿出一本书来看，但是怎样也看不进脑里，一直想着：朗尼有没有来，他真的在那条巷子等吗？看看表，下课已半小时，朗尼等了半个钟头大概不会再来了，很好奇，很渴望，想看看朗尼的车子还在不在？

她对排在前面同校不同级的同学说：“我走开一会，很快回来，请代关照。”

她走到那条巷子。

朗尼的车子竟然还在那儿，朗尼坐在里面，珊妮叹了一口气，正要回转身走，朗尼由车里跑出来捉住她。

“既然来了，为什么还要走？”

“我不是来坐车，只是看看你走了没有。”

“我不会走，5点、6点、7点我都不会走，如果想节省大家的时间，你就上车让我送你回去，好吗？”

珊妮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斗不过你，你太强。好吧！你等我！”

“答应了为什么还要走？”

“我一直排队等巴士，我开溜时拜托了位同学，现在不搭巴士是否应该向她交代一下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朗尼忙道歉，“我在这儿等你！”

“是监视！”珊妮也没有生气，她走到巴士站，一会就回到朗尼的身边。

朗尼很高兴地和她上了车，交给她一只纸袋：“炒栗子，都冷了！”

“你喜欢吃炒栗子？”

“不！买给你的，女孩子都喜欢吃零食。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我说过栗子很好吃。你以前的女朋友都很喜欢吃零食？”

“我说过我从来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但是你很了解女孩子的心。”

“别忘了我妈咪是女人，她以前也是女孩子，”朗尼看她一眼，笑了笑，“看样子你真的是很喜欢吃栗子。”

“好香，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”珊妮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我两手开车，怎样吃？”

珊妮剥了壳，去了外皮：“把你的左手伸出来。”

朗尼把手伸过去，珊妮把栗子放在他的掌心。“谢谢！”他轻说一声。

一路上你一个我一个，汽车停在大厦门前，珊妮把最后一个栗子放在他的掌中，朗尼拿栗子时，碰巧握着珊妮的手指，他把另一只手盖在她的手背上。

珊妮一脸熨热，手指尖在发抖，朗尼轻轻放开她，替她开了车门说：“明早7时45分，我等你，多睡一会。”

珊妮点点头，下了车。

朗尼一直看着她进大厦，才含笑把栗子放进嘴里，把汽车开走。

苏妈妈看见女儿早回来，很诧异：“你比平时早了差不多一小时。”

“啊！刚巧同学的哥哥来接放学，我搭便车，所以早了！”

“如果不是特别需要，不要占人家便宜，将来要还的。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

“吃了点心做功课，几位老师就快要来了！”最近上课更频密了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朗尼又交给珊妮一袋栗子，热辣辣的。

“你明天不要来接我下课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喜欢我的栗子？还是不喜欢我？”

“都不是！妈妈说，搭便车是占人家便宜，她不高兴。”

“搭便车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只不过想让你舒服些，在巴士站排队那种滋味不好受。对你没害处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可以不用告诉伯母。”

“我比平时回家早，就算我不说，妈妈也知道我搭便车。”

“我们去咖啡座，听音乐，聊天。”

“我说过，只乘车，不吃茶，不看电影。你这么快就忘记了？”

“笨脑袋，记性差，唔！去海边散步，有益身心。”

“天气仍很冷，海风刺骨的，何况太阳快要下山了。”

珊妮把剥好的栗子放在他的手里。

“我们坐在车子里，关上窗，一面吃栗子一面看滔滔巨浪、日落黄昏和帆船归航。你甚至可以看书，书本上有什么难题我也可为你解答。”

珊妮想着，笑靥出现在脸上：“情调是很不错，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免费的补习老师，很合算，是不是？”

“别忘了还有一个免费的私人司机，”朗尼看她一眼，“到海边，不反对了？皇后！”

“完全同意，王子。”

“有点不对劲，辈份不同，我好像是你的儿子。”朗尼摇摇头。

“儿子真乖，为娘赏你一颗栗子。”

“你这小……”

“喂！当心……迎面有车。”

“呼！”朗尼把车稳定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！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令你精神不集中，幸而你驾驶技术好。”

“我12岁就在美国开大胆车。”

“你在美国住过？”

“我自小一直住在美国，大半年前妈咪要我回来念大学，她说中国人如不懂中文，是一件很羞耻的事。”

“你有个好妈咪。你爸爸呢？”

“早就去世了，我爸爸一死，妈咪就带我到美国投靠外婆。”

“我爸爸也去世了，我是父亲死后才出生的，遗腹女。”珊妮叹口气。

“同病相怜！我总觉得有爸爸是很幸福，很值得骄傲的，像心怡。”

“有爸爸，也许妈会快乐些。”

“别愁了！看，到啦！”朗尼停了车，按上玻璃：“浪多大！大海生气了！”

“噢！真豪壮！我想把腿伸进巨浪里，我说不定会被卷进海中央。”